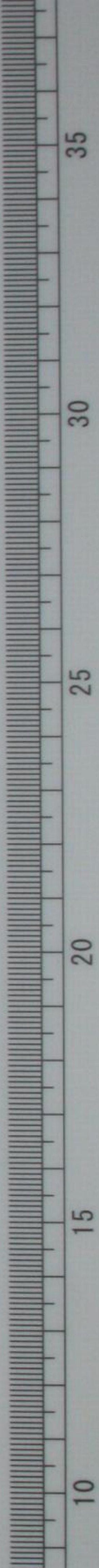


筆記詩集傳

十

1 18
887
5



門 1 13  
號 887  
卷 7

筆記詩集傳卷十

北山什二之六

陟彼北山首章

嬖嬖云登山采杞自是羈旅情況借己舍方剛意朝夕從事已含獨賢意但是發端語未可盡露王事句推所以從事之故也父母之憂乃念子勤勞之意○一說古義云篇中自叙借之士子而怨大夫不均則作此詩者其為士而非大夫明甚又云士子己之侶也

溱天之下二章

古義云溱左傳孟子荀子韓子俱作晉鄒子曰中國名赤縣

大正十一年二月  
花房仙文館  
藏書



赤縣內自有九州瀛海環之是地四畔皆至水也。○娘嬭云  
此章微露有不均意王臣兼在位與不在位說此四句重臣  
邊大夫自執政說古義云。上章雖言偕。士子朝夕從事玩  
此則士子之中已又獨當其勞也。

四牡彭彭三章

膺脊骨也古義云未考以事言方將以力言下文言旅力方  
剛正其實也娘嬭云經營句打轉四牡二句四方非一隅之  
任而托力於一人主行說言區畫造作四方之事也上曰獨  
賢此曰嘉我鮮我以王為知己忠厚之至也。○欽按上章賢  
字毛傳訓勞鄭箋則以賢才言而五肅易傳從之孔穎達則

從毛以此章嘉我末二句當之又王安石曰取數多謂毛賢  
禮記曰其賢於某若干與此同義小爾雅云我從事獨賢勞  
事獨多也皆依毛氏今說者多從之然朱傳上章賢字無解  
則依字做賢才也蓋上對莫非王臣說故泛以才言此說經  
營四方故特言其力分說自不妨非唯忠孝而有早謙意

或燕之居息四章

古義云居息言惟休息于私居而已無所事也盡瘁猶言  
盡勞與燕對看事國嚴云從事于國也與居息對看偃是  
卻倒休說云安身之坐者休息而偃臥于牀如今仕者  
引疾在告也說約云按後三章俱各二句緊對發議為妙

壞云看十二或字皆以彼之逸形此之勞其不均自見矣○  
輔氏曰此章而下乃方言其不均之實狀亦不過以其勞逸  
者對言之使上之人自察耳但言之重辭之複則其望于上  
者亦切矣詩可以怨謂此類也

或不知叫號五章

舊說孔疏云或不知叫號者居家用逸不知上有徵發呼召  
也○一說古義云慘當依釋文作慄以別于後之慘也  
畏咎慄說文云愁不安也共下劬勞連言所謂勞人慄也  
○李氏曰有棲遲于家而偃仰者古義云按此如今仕者之  
請急休沐或偃仰則象其美猶自得之容耳

或湛樂飲酒卒章

古義云說文湛樂也今文共水通用此以酩酊而曠廢職業  
者亦其咎責不及故能適意如是慘爾雅云憂也咎鄭云猶  
罪過也救過不暇其焉能樂畏者樂之反也○欽按鄭箋云  
風猶放也釋文音諷狀非風諫風切之風也古義云風如馬  
牛其風之風言其議論不根如風飄蕩娘壞云一口言之而  
不為一身為之而靡盡也

後語 胡氏曰補傳云大東言賦之不均此詩言役之不均  
○無將大車全篇

娘壞云以將車者之自污與思憂者之自病疏義云因行役

所見而用語相呼為興通解云首憂較重在彼之勞苦上娘  
嬈云無思言姑置之亦無可奈何而安之之意三章一意無  
淺深總是憂傷之意反覆之至於不欲思憂轉淺矣○不出  
于類通解云人心有憂則耿狀自知之而不能自遣之亦  
帖云凡人有一事關心則此心全向此處芥蒂只見此一事  
也○呂記王氏曰凡物之行不為所累則輕而速為物所累  
則重而遲娘嬈云自重者自累其心不得舒也

○明：在天首章 小 明

照臨古義云以能照為臨也鄭玄云征行徂往也我徂之西  
方也說文訓荒為遠荒或當是西戎荒服之地耳○孔疏云

君子奉事尚是故以刑為吉輯錄云離歷也亦出○娘嬈云  
上四句是呼天而訴己之久後下因念僚友之處而傷己之  
不敢歸也三四句以地遠也五六句歷時久也輔氏曰明之  
上天照臨下土宜無不察也故呼而訴之○娘嬈云念彼共  
人只是因己過勞而思人逸豫己不如人而涕零耳疑問云  
涕零如雨不言而自傷也舊說謝氏曰僚友雖以恭敬自持  
狀上無明君下無賢相無愛惜善類不知果能免禍否所以  
念之深至于涕零胡氏曰此詩豈西征之大夫寄其僚友之  
處者乎娘嬈云罪罟猶禁網古義云此言己本無罪但恐以  
故獲罪故雖過期懷飯而終不敢也

昔我往矣二章

古義云云聿皆詞也。○娘孃云上八句叙其久役而推其不暇歸之故下念其僚友而道其不敢叙之情獨與庶相應事不廣而力弗堪是以勤勞不暇也。○懷顧言已與朋友顧念之。○狀勤厚如此疑問云罪罟是泛言譴怒是明入之於罪罟也。

昔我往矣三章

孔疏云日月方奧傳曰煖即春溫亦謂二月。○古義云將取日采刈穀曰獲言歲行旦暮矣人皆有事于此將以為改歲之備也。○董鼎云采蕭所以祭也獲菽所以畜也言亦熟穡。○娘孃云上八句傷久役而自咎于己下因念友而嘆其不敢叙采蕭獲菽不重采獲上只言時物皆成而猶未得叙耳興言出宿蓋心不得以自寧而身亦不得以自安又不止於賸賸懷顧矣反覆以王事無成則有反覆之謫勿作刑罰說。○一說娘孃云自詒伊戚只是以義命自安與自詒伊阻一樣若作不能見幾遠去則詞過憤激矣。

嗟爾君子四章卒章

古義云靖說文云立聲也。○諱者亭安也蓋亭安立而不遷之意書曰自靖解者以為安其義之所當為是也。○鄭箋云或用也。○娘孃云此二章承上念共人意而戒之乃忠告之道。

也無恒安處下面敬職親賢便是靖共二字串說為是正直是共亦靖共中事是進正直而共之處也通解云正直是安是使得以行其志罄其所長意式穀以汝是永保祿位意也○古義云安息此安處較淺息有休息之義言了不事也疑問云好比共為深所云好者即大等傳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也

後語陳氏曰此詩因己之久役於外而思僚友之安處于內者且於己無賢劣之恨而謂憂戚之自詒於彼無憎疾之辭而勉以為正直之是助哀而不傷怨而不怒視北山之詩稍廣幾焉豈賦北山者有父母故其辭極哀怨賦北山者已無父母故其辭頗和平也歟

○鼓鐘將之首二五章

古義云鐘當作鐘○信陽軍即今汝寧府信陽縣隸河南漣水軍即今淮安府安東縣直隸古義引爾雅云江河淮濟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婦嬖云各章鼓字俱虛將之嗒嗒伐藜言樂之感也湯之嗒嗒三洲言時之久也且傷且悲且妯言憂之甚也淑人君子泛指周之盛王懷加允字言懷之信有不能忘者不言其懷之所在含蓄無盡下二章總露出德字妯是憂結于心妯動而不寧也不猶只空說言占今不相似也微之說到王身上而荒亂意在言外○一說

古義云：嗜，徐鉉云：殼，衆且和也。潛說文云：水流也。徐云：無水之貞。○馨，劉氏曰：集傳所引，周禮考工記：鞀，人，文也。狀地官鼓人。又云：以馨鼓，役事，則字亦作馨矣。又古義引淮南子云：堯舜禹湯武王伐馨而食，秦雍而徹，許慎謂馨鼓，王者之食樂，詩鼓鐘伐馨是也。雍則已食之樂也。輔氏曰：伐馨，舉樂器之大者言之，以見其樂之盛也。○呂記曰：三洲，作詩者賦當時所見也。

鼓鍾欽之卒章

古義云：以雅以南者，以奏二雅，以奏二南也。○娘，娘云：首句提起別講，兼上文說來，下以兩相對，同音者，上下未協其節也。雅南為樂章，籥舞為樂容，不借者，蓋嚴容之合宜也。上南雅籥言雅，取於雅，南取於南，而不混，文用羽籥，武用干戚，而不淆，便是。○杜帖云：末章之辭愈隱，其意愈微，兼氏注是言外意。

○楚之者蒺首章

蒺蒺，蒺，艸文。訓法麻。○詩緝云：經有二棘，吹彼棘心，園有棘，酸棗也。此詩以棘配蒺，及青蠅以棘為焚，非彼酸棗也。舊不指為何物，今按艸云：蒺刺，郭璞云：草刺鉞也。秋云：方言，凡草木刺人，此蒺，朝鮮之間謂之蒺，自漢而西謂之刺，江湖之間謂之棘。訓蘆。一說古義云：棘指蒺蒺也。○卿，卿云：與。



有豐盈意翼之有比次意○韋昭云十萬曰億古數也秦時  
改制始以萬為億○郊特牲注云尸始入祝則詔主人辨  
安尸使之坐李氏曰尸筮無父者皆用孫之倫有爵者為之  
○少牢禮尸告飽在後祝獨侑曰皇尸未實侑注云實猶飽  
也○娘嬛云首章分上是桑言力農奉祭而獲福下皆詳祀  
神獲福之由也○朱子曰此詩篇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故  
止得以公卿言之蓋皆畿內諸侯矣○輔氏曰首四句推本  
而言以見其不忘所自也○鄭箋云蒞言楚棘言抽且辟  
也○疑問云倉不足貯而益之度曰既盈而維億皆甚言所  
獲之多耳○古義云以為酒食以字指黍稷言為酒食者非  
獨黍稷而已以黍稷為穀之主故舉黍稷以總衆穀○古義  
云以享而下四以字俱酒食言享說文云獻也祀說文云祭  
無已也○鄭箋云奠謂薦熟時也○通解云饗祀就神言安  
侑就尸言桑言之皆是致敬於神也娘嬛云景福寬說以下  
數章例看可見○又云古人暗指禹稷勿露出

濟之踏之第二章

說約云大約燕嘗一截或將一截孔明一截是饗一截無疆  
一截狀子孫句承上起下也○娘嬛云濟之自容貞言踏之  
以步趨言謂凡至祭與祭者皆有儀容也○又云繫牛羊如  
視牲而度其色純角正之類一說古義云此章解潔儲之以

備用以往猶言後日言過此以往將有事于烝嘗也。○大金  
云烝進品物也嘗新穀也。古義云廟事莫重于烝嘗田切  
成而品物備也。○孔疏云禮運曰體其犬豕牛羊注云謂方  
別骨體之貴賤以為衆俎也是肆其骨體於俎也。疏義云牲  
體則陳之穀則進之。娘爨云此以薦牲為主祭有牛羊与黍  
稷而俱薦者詩緝云或剝內饗之事或亨人之事或肆外  
饗之事或將小子之類之事。娘爨云剝亨肆將本各有入而  
或字則以事言非以人言也。○說文云祝祭主贊詞者劉氏  
曰門內待賓之處恐即大門之內屏牆之外人君生時所寧  
立見賓之地在寢謂之中在廟謂之祊。古義云祊有七種一  
是正祭之時設祭于廟又求神于祊此詩所云是也。○是  
祭之明日繹祭之時行禮于祊若禮器所云是也。詳見孔疏○娘  
爨云孔明字訓備著二義蓋儀文兼至備也。典則昭明著  
也。頂上數句云。○又云先祖二句雖平總以神為主。一是神  
居尊位而未格也。一是神附于尸而未饗也。朱子曰靈保神  
正也。神降而託于巫蓋身則巫而心則神也。今詩中不說巫  
當便是尸也。○古義云對先祖稱孝孫乃主祭之人慶福也  
賀也言有福而可賀也。娘爨云報以二句串說萬壽即介福  
此正所謂孝孫有慶也。○又云自二章以下皆不過推首章  
之意而言之也。每章要繳轉力農所致意疑問云其各章下

繫以福壽之詞者樂章一升奏為一闋故云爾

○執爨踏之三章

古義云祭以饋熟為正故此章專就薦熟時言之○通解云執爨三句是一套事君婦二句是一套事為賓四句是一套事神保三句是一套事○娘孃云以敬字為主皆取在公卿身上蓋賤而執爨內而諸婦外而賓客无一不敬皆公卿之敬也踏之敬而不寧也以執事而言古義云按少牢禮有雍爨有廩爨雍爨以煮肉雍人掌之廩爨以炊米廩人掌之娘孃云孔碩猶言博碩肥脂是也為俎以享神也疏義云為俎者燔者炙者皆執爨之人而蒙踏之三字也語勢与上章同

孔疏云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也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又傳云加火曰燔炆火曰炙疏云炆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本疏云從獻謂既獻酒即以此燔炙從之而置之於俎也○古義云莫通作寞謂寂寞無聲也有司徹注云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即內羞其道則糗餌粉餐其豆則醢食糝食庶羞羊臠豕臠皆有醢醢○通解云為賓為客不重筮戒意大意言所為之賓客來助祭者於獻酬之時如此耳娘孃云賓与主為獻酬少与長為交錯獻酬注自明左右對飲為交錯此是獻尸後行旅酬之禮乃賓主子弟少長相勸非獻尸也疑問云獻酬時固有少長以共事狀所

重在賓客獻酬上。賓與兄弟各古義云禮儀笑語即獻酬文  
錯中之禮儀笑語也。統言之曰禮。其中之揖讓進退有儀可  
象者謂之儀。李氏曰笑語得宜者古者於旅也語。○娘嬛云  
神保是格。蓋尸以家神言神保用格則先祖之格可知。  
我不懌矣。四章

詩緝云此章述飲福之事也。說約云此章十二句皆二句一  
連四句一截也。○娘嬛云孔熯二句雖就主祭者言而助祭  
者亦該其中。此二句正總結前三章以起下神嘏。鄭箋云我  
我孝孫也。○舊說鄭云云工官也。古義云凡能其事者皆稱  
工。故官以主祭。鄭云云嘏大也。予主祭以大福。娘嬛云致告  
在三獻之後。神有是意而祝表之。故曰致。祖而賚之者。孝孫  
猶在祭位也。賚以嘏也。○古義云苾芬。孝祀以下皆祝所  
傳嘏辭也。鄭箋云苾芬有馨香矣。女之以孝敬享祀也。  
神乃歆嗜。女之飲食。○娘嬛云百福。泛言如幾不遲晚也。謂  
所欲即得而共之相期。即如其意也。如式不少乏也。古義云  
福以配德。其多寡大小。若有法式存焉。爾之孝德盛則福亦  
自然盛。故先知爾之膺受百福。其繁駢之數如許。必皆如其  
法式也。左氏定公元年傳。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子家  
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疏義云。整則不乱。疾則不慢。正則  
不邪。戒則不忽。皆莊敬之容也。輔氏曰。使爾無一事而不得

乎此解時萬時億句疏義云此字即指極而言極訓為至則至極而無以復加者也說約云孝祀一段重在百字既齊十段重在極字○少牢鄭注云賚讀曰釐賜也勿猶無也替廢也引長也言無廢止時長如是也

禮儀既備五章

娘孃云首二句祭畢也三四句告成也神具醉止四句送尸之敬也諸宰君婦二句徹膳之敬也諸父兄弟二句燕私之禮也皆祭畢時禮次○古義云既備者言祭禮中或後節無不具舉也鄭箋云鐘鼓既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說約云集傳主人往阼階下西面之位疏義本作往阼階上

少牢語證之疏義本較合無按集傳也鄭箋也孔疏云特牲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是尊者出稍遠也此云相位明遠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是尊者出稍遠也此云相位明遠於大夫故知至堂下也蓋此詩序以為天子禮故鄭氏有此說狀王公祭禮其詳既不可考少牢則又諸侯大夫禮也故姑從舊注耳特牲鄭注云利猶養也供養之禮成不言禮畢於尸間之嫌疏云禮畢於尸間暇無事有發遣尸之嫌故直言利成而已也○鄭箋云具皆也孔疏云言皆醉者所祭群廟非止一神故也尸與神為節度者也神無形故尸象焉○一說古義云鼓鐘之鼓从支與鐘鼓之鼓从支不同周禮大

則諸侯  
得奏肆  
夏

同樂尸出入奏肆夏。欽按肆夏樂章名。先鄭引或說以為逸詩。又鍾師注。杜子春引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馬嗣宗云。按尸出入奏肆夏。天子之禮也。古注以楚茨之詩為思古明王。故箋用周禮之文。朱子以為述公卿有田祿者。力農奉祭。則與天子之禮不同。而此傳云奏肆夏。未可知。郊特牲云。大夫之奏肆夏也。由外諸侯。或亦奏肆夏。未可知。郊特牲云。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說約云。神保即尸也。狀曰送尸而神保者。神以尸為體。則神亦昭矣。○鄭箋云。諸宰徹去諸饌。君婦邊豆而已。不遲。以疾為敬也。舊說云。徹膳者。膳夫也。言諸宰者。以膳夫是宰之屬。官宰膳皆官之名。故繫之宰。言諸者。序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故言諸也。祭志嫌其惰慢。故言以疾為敬。○嬖嬖云。備具也。言子孫無大不在意。燕而曰私者。同姓之諸父兄弟。則以餘饌。衆羞燕之。注尊賓客。帶言不重。通解云。燕私。正中庸所謂燕毛之禮。

樂具入奏率章

孔疏云。以上章云備言燕私。故此節即陳燕私之事。祭時之樂。皆後來入于寢而奏之。燕祭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雅異。樂器則同。故皆入也。古義云。後。日也。祿。福也。嬖。嬖。後祿之後。對前之受福而言。綏。有固結不搖之意。孔疏云。宗

族不親則公室傾危故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娘孃云爾  
殺四句是詩人叙事之詞○古義云殺當作徐鉉云謂內  
已修庖之可食者黃佐云即祭祀所徹之殺也將奉持而進  
之也鄭箋云小大猶長幼也○娘孃云神嗜六句是共燕之  
慶詞神嗜飲食內兼格其誠敬意使君壽考內兼享年福祿  
意順者順于理而不借不簡品物威儀無或悖也時者適其  
時而不疏不數禘祀燕嘗無或愆也既順且時則盡忠盡物  
罔有或遺而維其盡之矣分替引之就世家宗廟之統說祝  
頌而致願及子孫此所謂後祿之綏者也○帖云神嗜六句  
抑揚看正是分疏前祿後祿也

後語朱子曰楚茨一詩精潔定博如何做得變雅○至藻  
趨以采芻鄭注云芻當為楚薺之薺疏云按詩小雅有楚茨  
之篇此作齊字故讀為楚茨之茨音同耳其義則異一說古  
義引輔廣云或謂采薺即楚茨也今按楚茨在鄭玄時本尚  
作楚薺而言抽其棘亦采之義周禮樂師之教樂儀大馭之  
馭王路皆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先儒以時邁之詩為肆夏  
周禮載尸出入奏肆夏則肆夏采薺皆祭祀時所奏祭祀乃  
禮大者故車步皆視之為節惜古文散逸無可考據又按吊  
氏言先王致力於民者因舊序而以此詩為天子之禮也

○信彼南山首章

董氏曰雍州之山荆岐既旅終南惇物則禹固治之矣古義云咏南山即畿內之地云耳非以山言也○鄧元錫云首章慕稷功也禹暨稷奏平成之烈庶民粒焉言禹甸稷功於禹時成也不介言稷言曾孫著之矣○娘孃云原隰曰甸則已墾開了而曾孫因得以田之者也田之即下疆理二句便是○古義云我指曾孫也娘孃云東南者取縱橫之義且水勢從東南下也說約云疆謂為之大畧者謂正其經界大槩語也理謂定其溝塗則是細料理其五溝五塗五溝者遂溝洫澮川五塗者徑畛塗道路亦包小大合內外言之蓋古者畝澗一步長一百步其耕之法一畝三畝一夫三百畝而播

種于其畝中其畝間之水謂之壟後取以壅苗根則壟盡畝耐平風共旱其遂東入云々自言為田之法故考耳又云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可見其遂東入于溝則壟必南向以對着遂南入于溝則壟必東向以對着遂壟既對着則畝必對遂不言可知是畝通于遂而遂通于溝一縱一橫為順水勢也至一步六尺而廣尺為畝三畝三尺故畝字或作剛象其形也壟間畝中畝亦三尺是一步六尺矣如是亦可云南東其畝言其畝或叶句耳畝既壟而解如上說亦對畝言畝而非百畝千畝之畝微不同也古義云大槩洫水注於溝水注于澮水注于澮水



注于川其縱橫因地勢之便利疑問云旱則取溝之水以入遂因以及田潦則洩田之水以出遂因以達溝○劉氏名尋字執中宋懷安人

上天同雲二章

爾雅冬為上天坤雅云夏則天降而下冬則天升而上燠則雲陽而異寒則雲陰而同又云豐年之冬必有積雪其春必有小雨故此詩雨言小雪言盛也○疏云積雪是年之前冬○娘嬛云上五句言天澤厚下是地利盛相承說言感而編雨微而潤由是土膏脈動而地饒洽矣優餘裕也以地之廣言如原濕疆界無不及也溼溼漬也以地之厚言知自上及

下無不入也沾在地面上見水土溼和燥濕相成也足是浸潤之久彼此各足而沾潤塊破也皆就天澤入地中言生我百穀言百穀皆遂發春之性豐年之慶可卜而祀典之供有需矣○古義云蓋驟雨不如久雪之入土深且無泛溺又可覆陽於根着也疑問云唯是雪之而布上下均而融化緩變春時更益以霖霖漸漬滾入土膏自狀其融發○疏義云田之碎者禹之功穀之生者天所賜於篇首二章述之不忘本也

疆場翼三章

劉氏曰疆場翼三謂八家一井各有疆場萬井左右翼三也

一說古義云疆乃八家同井之界畔場乃一夫百畝之界畔  
場通作易張晏曰田至此易主故曰易○孔疏云上言百穀  
此獨言黍稷者黍稷為穀之長故特言之也○娘孃云翼  
本首節疆理來黍稷本次節天澤來此雖分承重黍稷連歛  
之曰穡曾孫之穡公田之所入也畀尸在安侑之始畀尸在  
三獻之後古義云此章及下章皆先事擬議之辭至五章方  
言祭時事

### 中田有廬四章

韓詩云公田餘二十畝共為廬舍各得二畝半孔疏云古者  
宅有都邑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後漢書注云廬舍在  
內重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古義云此場  
字則專主公田之場也蓋八家各私其場以種果蔬惟井畔  
之疆共公田之場理當屬之于公故于此種植以盡地利○  
孔疏云周禮場人祭祀共其果蔬是祭必有瓜蒞多醢人豆  
實無瓜蒞者王說正豆之實故文不具耳疏義云蒞不止瓜  
舉此為例耳說文蒞酢菜也徐鉉云以米粒和酢以漬菜也  
○娘孃云中田句亦見盡地利意不重特引起廬畔有瓜耳  
祭時適值有此故剝以為蒞列于黍稷之間非薦薪之謂也  
祭統云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  
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心此祭之心也○娘孃云壽福不平錫

壽以永享天祐也。前四章輕，不過提起一農事來，以見奉祭之由。

祭以清酒五章

古義云：詩之清酒，非三酒之清酒。天官酒正辨云：酒之物一曰甘酒，二曰苦酒，三曰清酒。孔疏云：三酒乃是諸臣之所酢，不用之獻神，故知詩之清酒非三酒之清酒也。○又云：從是相亞之辭，古義云：從以騂牡及下文啓其毛，取血管，亦茅以牛為主。○娘爨云：享獻也。享于祖考，是充人替君牽牲入告肥腓也。孔疏云：騂刀，孔疏云：騂，即鈴也。謂刀鏤有鈴，其聲中節。○鈇，按集傳云：執者，主人親執也。典禮之不合，未知何據。○謂公，卿祭禮當如此乎。

古義引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牲，禘於君。子姓對君共牽。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屨于碑，御大夫袒而毛牛尚耳。先取耳旁毛，薦神耳主聽，欲神聽也。騂刀以剗取脾，骨乃退，狀則此。卿大夫執之也。孔疏云：祭統云：君執騂刀，羞臠。注疏謂臠者，臠肺也。饋熟之時，君以騂刀割制，所羞進，臠肺橫切之，使不絕，奠於俎上。尸臠之，故曰羞臠。又禮器云：君親制祭。又云：君親割牲。注疏謂親制祭者，殺牲已畢，進血腥之時，斷制牲肝，洗于爵鬯，入以祭神於室。親割牲者，薦熟時，君親割牲體也。以上三事曰羞臠。曰制祭，曰割牲，皆君執之也。○孔疏云：管者，腸間脂也。脂釋者曰膏，故曰管脂膏也。○古義云：啓告也。楚語：觀射父云：毛以示物，韋昭

曰物色也。啓其毛者，取毛之色，以告于祖考。鄭箋所謂以告純是也。孔疏謂開其毛，似難通。觀射父云：血以告殺。韋昭云：明不因故也。○此章大旨，亦帖云：全重迎牲。祭以清酒，亦為迎牲舉也。啓毛，取血，取管，平者，不可以求神。陰陽作眼目，取管以為升鼻之用。此時猶未燂也。故求神于陰，首句是也。求神于陽，尚不在此章內。○魚按：集傳引記文，出即特牲。周人尚臭，對有虞尚氣。商人尚聲，說鬱鬯。鬱人注云：鬱，金香草也。亦以為酒者，祭之用。鬱煮之以和鬯。人注云：鬯，釀秬為酒。芬香條暢於上下者也。陳氏曰：灌之禮，以圭璋為瓚之柄，用玉之氣，亦是尚臭也。灌後乃迎牲，是欲先致氣于陰，以求神。

輯錄云：燂，熟同。羶，薤馨香。同馨香，謂黍稷也。鄭注云：奠謂薦熟時也。蕭，即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也。陳氏曰：蓋堂上事尸之禮，畢延尸於戶內，而薦之熟，祝先酌酒奠于劍羹之南，而尸猶未入。蕭脂黍稷之燒，正此時也。魚按：據禮，則朝踐時既有升首報陽之燂燎，亦用脾管黍稷。郊特牲及祭義

是絜是享，率章

娘媛云：此承上駢牲說來，特以牲言，不兼酒說。燂管升鼻，乃在此時。即薦熟之謂也。必之芬，須點入共黍稷，俱馨。瓜，道並潔之意。孔明句極重，告殺告純，升鼻有許多節次，俱極明備也。萬壽，即介福也。未要繳出公卿維力農，故能備禮以奉。

祭而獲福。○冬魚之說古義云牲既殺，臭既升，於是行魚祭，中享獻之禮，謂薦熟也。此時始薦黍稷，故以苾芻芬香祀事。孔明言自是而後所行祀禮，又甚明備。又一說云：楚漢信南山，同一時之作。楚漢詳于後而畧于前，自祭祊，但以祀率孔明一語該之。信南山詳于前而畧于後，自薦熟，以後亦但以祀事孔明一語該之。古人文字互見之妙如此。

○倬彼甫田首章

古義云古之為言，故也。自古猶云昔日。○說約云：庶稷為田一畝三畝云々。本前漢食貨志：苗垂以上言既長也。耨鉏也。瓚漢書作墮，音頽，謂下之也。墮，根不難本也。能即耐字。陳氏又引漢書云：趙過能為代田。○晦字賦：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聯義云：管仲云：出小匡篇：野處而不暱。本作樸野而不暱。蓋市井工商之子習而為押暱，為農之子處鄙朴之地，敦本尚實。○娘嬾云：此詩為力農奉祭而作，而其意則以為民為主。又云：此始出省民之事。既言自古有年，而復稔以豐年者，以見神功當報也。倬者言中公私外，體制甚明。甫者見九萬規模，無不在望。歲取取之于民也。我取取我積以補助民也。自古有年，推豐年之遠，以古字挑下今字。此詩作於收成之後，而曰今適南畝者，本省耘之初而言。耘耔是農人之盡力，以養公田也。或者多人之詞，黍稷之茂，大有之繼正。

根于此而髦士之勞不容已矣獨進髦士者人衆不可徧告  
以勞苦軫念之意因髦士以喻衆也

以我齊明二章

毛傳云器實曰齊左器曰盛古義云齊當作盥禮文說云

黍稷在器以祀者小宗伯辨六盥之名物与其用注以為六

穀謂黍稷稻粱麥瓜也六穀實之於器皆名為盥此言齊明

者六盥中之明指稷也孔疏引天官甸師注云粢稷也唯以

稷為粢者以稷是穀之長為諸穀之總名明猶潔也○又云

社陰祀其犧用純黑色也其方祀則各以其方之色也又云

郊特牲社稷大牢則四方之神亦大牢此獨言羊以會句明

非特羊而已欽按公侯之祭或時亦用牛疏云后土者地之大

名也鄭云社者五土之神名物疏云五土者山林澤陵墳衍原隰能生萬物者

也以古之有大功者醮之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列也其子曰

句龍能平九列所以配神社而祭之○孔疏云祭四方謂祭

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

北是也火土俱在南俱祀黎曲禮言歲徧此祀在秋而并言

四方蓋常祀歲徧此秋成報功則總祭故并言四方也大同

馬仲秋云遂以獮田羅弊致禽祀方注羅弊罔止也衆皆獻其所獲禽注云

禘當作方殷之誤也獮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即引此詩云

以社以方是報祭四方在仲秋也良耜序云秋報社稷鄭駁

異義引大司徒五地之物云此五土地者土生萬物養鳥獸  
草木之類皆為民利有貢稅之法秋祭以報其功是社祭亦在  
秋也○又引郊特牲注云先嗇若神農春官籥章注云田祖  
始耕田者謂神農是也注又云祈年求豐年也豳雅七月也土  
鼓以瓦為匡以革為兩面可擊也增韜詩氏曰此詩田畯與  
經三章田畯不同詩以神言經以人言孔疏云甘雨者以長  
物則為甘害物則為苦在傳曰秋無苦雨服虔曰害物之雨  
民所苦是也又云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謂  
始耕時而祭之也以此事在孟春則事最在後時次於此故  
以此結章見後當恒狀反明此年祭春已有此事以興嗣歲  
而此義也○集傳穀又曰善也以此按孔疏王肅說也○據  
據云此章我田既臧正應前黍稷疑之意我田兼一成言勿  
單指公田農夫之慶以方社之神憫其勞而祐賜之我則因  
農人而致其慶也我田二句是祭詞以祈三句是祭意三以  
字相應通說疏義云因報成而知有賴於民如此則又當祈  
年而為農夫計矣欽按後一截是豫擬之詞

曾孫來止三章

欽按集傳云曾孫主祭者之稱此祭字泛非承上章說○韞  
錄陳氏曰先儒以治兵為外事狀巡將朝聘盟會之類皆外  
事也○一說古義云來止來至此而止息也春秋傳曰能左

右之曰以婦子農夫之婦子也。○疏義云此中首章之意也。自曾孫來以至膏其旨否皆適南畝之事易治竟畝即耘耔之事農夫克敏則髦士能體勸農之意也。○娘嬛云曾孫之來為省耜而來也。田畯之至為勸農而至也。以其婦子正本曾孫來不重婦子之來蓋而重曾孫之偕至也。田畯至喜見人力齊而喜也。○謝氏曰攘左右者所取非一夫之餉也。疑田云不但是上下相親亦有甘苦同之之意。○娘嬛云善者堅美之意有者衆多之意皆指秋成說。不怒本上二句而克敏則感其不怒而狀也。敏者敏於耘也。疑問云克敏則又加力之謂也。

曾孫之稼卒章

疏義云此申二章之意也。娘嬛云末章正獲有年之實。古四句則以有年畝之農而願其受福以終為民之意。○又云曾孫之稼曾孫之康就公田言即所謂歲取十千者也。古義云毛云梁車梁也。孟子云十二月車梁成其稼在田由高處視之則稼在下而見其密故如屋茅由平處視之則稼在上而見其高故如橋梁。詩維云稼為未刈之禾。度為已刈米入倉而露積之禾也。○娘嬛云末四句要知為告神之詞以介福欲神報之也。言介黍稷穀士女常享有年之慶便是萬壽無疆非是祝其年歲之謂也。



大田多稼首章

說約云按稼占戒叶則首二句為一截下六句各三句為一截依韻轉折無礙也○古義云按月令季冬令民出五種所謂既種也又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具所謂既戒也七月之詩言三之日于耜狀則用剡耜以發田土在孟春之時所謂做載也又云按農書云土長冒楸陳根可拔耕者急發濟民要術詳載其法以為春候地氣始通楸楸木長尺二寸埋尺見其二寸立春後土塊散土沒楸陳根可拔以此時耕一而當四二十日以後和氣去即土剛耕四不當一○娘孃云通詩是為農夫口氣重以其公而士以曾孫是若一句為主首句只總言田事以發端蓋田者務多便見器具不可不廣故下遂言之既種是辨其物種便不難於種莠也既戒是簡其田器使其不蔽鉞也既備乃承上起下之詞孔疏云此在往年至春始用云乃者緩辭也古義云事田事下文做載播種是也娘孃云覃耜者以所戒之具而耕也既耕而播之即所擇之種而布之于田也百穀正應多稼既直長又碩大苗生如此豈年可望矣曾孫是若兼穀士女克國用說方是農夫頌美之詞

既方既皂二章

稂解見曹下泉莠解見齊甫田○螟螣蟲賊解從爾雅孔疏

引李巡曰食禾心為螟言其毒冥之誰知也食禾葉者言假  
貸無厭故曰蟻也同食禾節者貪狼故曰賊也食禾根者事  
其稅取万民財貨故云蠹也字說云如孫炎曰皆政貪所致

因以為名也捷為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釋  
之韻書引詩詁曰螟食苗心者今禾始發有蟲生苗心中如  
蠶而細仍能吐絲包纏其心使不生穗爾雅翼云今食苗心  
者乃無足小青蟲既食其葉又以絲纏集衆葉使穗不得展  
江東謂之橫蟲音如橫逆之橫言其橫生又能為橫災也然

按蝗字通有橫音以為物雖不同皆害稼之屬也演繁露云  
微列福初成窠常苦蟲害其形如蠶其色縹青既食苗葉又  
能吐絲牽漫稻頂如蠶在簇稻之葉葉皆不得展最為農害

俗呼橫蟲魚按此間有害稼蟲不能見其形在禾心食房下  
房乃萎垂不得成實禾莖亦紅齋此蟲一生則深延終頃俗  
伊麼屋南方人稱鼓農家甚畏之夜間擊金鼓振炬喧譟以  
備溼地謂斥頭也

被除而出邑外謂之送蟲或曰其蟲極細如絲故不之見云  
爾此乃螟類所謂其毒冥之誰知者豈此之謂乎韻會引說  
文蟻敵德切蟲食苗葉者省作蟻或作騰今文詩去其螟騰詩  
詁云春秋謂之螽其子謂之蟪騰亦音騰謂其飛也禮記月

令百騰時起鄭云騰蝗屬言百者衆類並為害陸機詩疏騰  
蝗也埤雅蟻則蝗也蝗字从皇今其首腹有玉字未燭厥理

也。或曰蝗即魚卵所化。古義引華萋云：「腫水處澤中，數百或數十里，一朝蔽地而食禾粟，苗盡復移，雖自有種，甚為害。」是魚子中化為之。論衡云：「變復之家謂蟲食穀者，吏貪狼所致也。」蟲頭赤者，武官；黑者，文吏。按頭赤身白，頭黑身黃，復應何官邪？說文：「蝗，蝻也。」六書精蘊：「蟻群而飛，食百穀，艸木、美菜，因色黃，命其名。俗書作蝗。」按此間蝻斯訓伊擊網麻錄，禾熟則聚食，葉不復害穀，俗以為豈微。南海有蟲，似龜，畔油蟲而肥壯，巨腹有臭氣，大寸許，蓋蜚類也。但以其不食稻花而食稻葉，為異耳。此蟲生，則俄頃羣飛，吸盡一區禾葉，使穗等不得充，人捕之，祝而投于水中，若移于他處，則亦忽焉盡去。俗呼為沃沃鳥

毒又云沃沃沃沃說文：「蟲，食艸根者。」徐鑿位：「唯此一字象蟲形，不從牙，書者多誤。」按今有食蔬菜根，蠶樣黑細蟲，俗呼為截

蛆。訓幾商烏日非專食禾根者，蠶蓋謂此蟲也。或曰：「蠖，結而害禾根。」出爾雅疏又地中有化為蟬蟲，蓋所謂腹暗也。初間翳小而白

色，漸長變黃赤，出地則化蟬，其在地中也。亦食菜穀根矣。顏

曾云：「蠶，蝗食禾節者，通作賊。」陸疏云：「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

身長而細。」按此間田蟲生禾莖中食節者，形如米中白蠹，

黑口長身為害頗大，人不能摘去，故亦穰存之，蓋是即蠶也。南俗稱欲陶矣爾雅：「翼，春秋莊公二十九年有蜚，劉歆以為負蠶，

又作負盤今負盤好以清旦集稻上食稻花，其氣臭惡，能燻稻不

皆在庭碩之後而四蟲之去又在三年堅好

蕃春秋書之當由此爾。欽按南方有白小甲蟲如半豆而兩肩喜啣菜穀花汁妨其成熟。俗稱沃揚謨矣狀則我國雖無真蝗而食心葉根節及啣花之害則並不能免也。○說文云穧幼禾也晚種後熟者孔疏云蟲笑之甚植者亦食。穧穧者偏甚故舉以言之。○娘孃云此承上庭碩來三句分上言苗生之既感下欲以去苗害望之神也。鄭箋云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而無根莖擇種之善民力之壽時氣之和所致之娘孃云不若句不重。總正言苗之既感矣不根方阜堅好之荒故云無害田穧可焉。又云蓋吾嘗御田祖之神而祭之尚賴春我曾孫為我持此四蟲以付之矣火之中則苗害除而苗無不實也則曾孫之欲其繇遂乎。○姚崇捕蝗開元四年事也。

### 有渰萋々三章

欽按不獲者故不獲也。蓋晚稻雜早稻中則及收穫未登乃留之不獲以待其登也。○娘孃云穧是穗之低小刈獲之所不及者束之曰穧是已刈而收欽之所不及者合束曰秉是收載之所不及者莖曰穗亦是刈而散亂其束之所不及者。通解云寡婦乃民之無告不得受百畝之田與八夫之列者。○娘孃云此占上章皆承庭碩說來言苗生如此而害不來雨不時不可也私我私也而公田亦曰我親其上之詞也雨

我公田君德格天也遂及我私田蒙君之澤而天不遺吾民也。○通解云五句以下俱農夫望雨之辭非已狀事注使字當看彼此謂彼處此處兼公田私田娘孃云寡婦帶說總以見收成之富而天澤之利賴不淺意注冀怙君德自有淳美及寡婦正體曾孫穀士女之心而言也。

曾孫來止卒章

娘孃云此農夫相謂之詞故重在末二句應前篇報以介福一意。○疏義云章首四句與甫田同但彼則君上勸農而見農夫之勤此則農夫相勸以慰君上之意一為耘耔之時一為收斂之時也娘孃云以其婦子者籩者自以也喜喜其勤而得成獲也。○又云來方五句只重福不重祭此是收成報賽之祭與上祈雨之祭不同通解云來方來字即來止來字若曰曾孫之來非但省斂而已又行賽禱之禮如此方見注中一又字。

○瞻彼洛矣首章

洛水朱子曰此只就洛邑言之。○孔疏云凡言福者大慶之詞祿者吉祉之謂善事皆是不必一定。○李氏曰茅蒐一名菝加訓亞可以染絳章昭謂急疾呼茅蒐成韎故因以名其韎。○古義引周禮曰鞞鞞三者皆蔽膝之衣制同名異鞞。

乃合韋鼓鞞不合此其異耳。○春官同服凡兵事韋弁服禮  
書云韠之色視裳而已兵事韋弁服纁裳故貴者朱芾卑者  
黹鞞。按臨軍則雖天子亦用合韋之鞞。○劉氏曰天子  
六軍出自六卿蓋一萬二千五百家為卿凡起徒役每過家  
一人故一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六軍總七萬五千人也。○  
咸元年在傳疏云古者用兵天子先用六卿六卿不足取六  
遂六遂不足取公邑采地及諸侯邦國。○娘嬛云此詩會諸  
侯而因講武却重講武上見安不忘危也須重以作六師一  
句惟六師既作則已測潛消此萬年之家室邦家所以保也  
而君子之福祿為益固矣又云六師無事則屬大司徒六師  
有事則屬于大司馬本教之有素不必作之者恐其狃於治  
安而振起果敢之氣也古義云作指麾鼓舞之意  
瞻彼洛矣二章

古義引劉熙云室口之飾曰琫或作鞞琫亦作琫劉熙曰下  
末之飾曰琫卑也毛云天子玉琫而琫琫諸侯璜琫而璜  
琫大夫璜琫而璜琫士璜琫而璜琫董氏云此出于五朝禮  
陸德明云蜃謂之玼黃金謂之璜璜璜皆玉也璜璜屬又璜  
璜或从金作鏐璜爾雅云黃金美者謂之鏐白金美者謂之  
鏐愚按此詩槩言璜琫而不言其所飾之物。○娘嬛云君子  
至此亦就會同說古義云家室以天子之家室言娘嬛云保

家室是寔理萬年當永字

瞻彼洛矣卒章

娘孃云福祿同蓋以一人而振天下之威即以一身而萃天下之福也古義云家邦指天下也王者以天下為家故曰家邦

○裳者華首章

說約云華榮則華威臣違則君悅興意大段如是也娘孃云興至四句止我覲二句言洛都一朝俾我覲之子則有以慰其求之志之懷故我心願寫而無留恨○疏義云注夫能使見者悅樂之如此此初重言寫寫下句也娘孃云譽者得君之譽處者永保祿位就己狀說○不云全旨重在我覲之子句包盡下文文章威儀才德了故下三章段形容出來以見我心寫之故

裳者華二章

娘孃云以芸黃有燦狀之色故以興文章有章就朝會時發于言詞見於威儀者言輔也曰文章則德之積中而彪外者娘孃云維其與是以字應見非倖致意有慶如受祐之類即上譽處而慶也

裳者華三章

娘孃云以裳華之色不齊興之子之馬其色齊也通解云此

威儀猶言儀衛。禮云四馬六轡，亦是常飾。惟馬色齊而轡  
復柔，則疾徐有度。一本於忠敬之兩形，此便是謹侯度處，所  
以可矣。

左之左之，卒章

禮記云：左宜，右有。注說不必專就講武而言，而講武亦在其  
中。宜者，大小常變，泛應而曲當也。有者，千變萬化，出之而不  
窮也。維其有之，有字與上不同。上以外言，此以內言，須分曉。  
似之云者，即上左右四句言其發之于外者，無不肖其中藏  
也。若求之于形迹，則其不似者多矣。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5228